



电影评论

屋下的生与檐上的活
——看影片《邪不压正》

郁妍捷

在我看来,影片《邪不压正》里最带劲的几场戏都是出自于室内。

比如故事开头,我就挺喜欢。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两个黑黢黢的身影穿梭其间,是男人的模样却看不清他们的正脸;倒是两人细细谋划着入室后的残害行为,夹杂着幻想阴谋得逞后的奸笑,在瑟瑟的寒风中却让人听得分外真切。他们就像是两只饿了许久的野狼,终于闻到了久违的血腥味一般。场景随着男人快速移动的脚步转向那座灯火通明却无比孤独的院落内——暖意融融的屋子里,十三岁的男娃李天然正和师姐跪在师傅师娘跟前,叩谢二老为自己定下的这门娃娃亲。原本和和美美的团圆景致却因为大师兄朱潜龙和日本人根本一郎的闯入,演变成了一段尺度不小的入室杀人血案:挥刀拔枪前,眼前活生生的人还在怒目训斥;枪响刀落间,老人眉心间多了圆圆的子弹孔,小女孩已是身首异处,血如泉涌……铿锵有力的背景音响与干净利落的节奏相辅相成,像极了好莱坞昆汀的暴力风格,只是女娃生前的惊声尖叫抵消了一部分子弹的砰砰声后,厚重的回响更像朱潜龙刚进门时给师傅跪拜磕头时的声音。朱潜龙是借着给师傅祝寿来帮根本一郎谈地契的事情,不过他的师傅还是没有同意把房子让给日本人种鸦片,寿辰就这样变成了死忌,邪恶随着烧毁房屋的大火肆意飘散。

影片的发展阶段定在故事开始十五年后,当年欺师灭祖的朱潜龙与日本人勾结坐上了北平警察局局长的位子,与身份神秘的蓝青峰接触平凡。而两人的会面地点多数仍离不开四合院里的房间,其中几处经典的桥段还是在饭桌上展开。一处是两人第一次碰面,蓝青峰请朱潜龙吃饺子,两人的对话极多,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幽默中暗藏你来我往的试探,一顿饭,貌似两人已经结成“反清复明”的同盟,却又在根本一郎和李天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还有一处是两人专门为了李天然的问题坐在一起吃饭,依旧是在蓝青峰的四合院里,圆圆的桌子上只有一盘炖鸽子——朱潜龙再次逼问李天然的下落,却被蓝青峰指着手里煮熟的鸽子腿巧妙带过:“我可以信鸽引他出来……信鸽啊,在我手上……”噎得朱潜龙无话可说。

最紧张刺激的室内戏应当属于那次派对。不远处的舞台上,歌舞升平;这厢边的舞台下,朱潜龙带着情妇唐凤仪与蓝青峰、根本一郎、亨德勒医生围坐一圈。镜头扫过几人,面带微笑的男女表面貌合,却不难感觉出各自心里的盘算。几人的话题从唐凤仪臀上的根本一郎印开始,夹杂着荤黄的段子,相互推搡的言语,实则都绕不开“当天给唐凤仪打针的到底是谁”这一关键问题。这期间,先有为了不让事情闹大,挨了朱潜龙一巴掌的唐凤仪,面对法国人的质问一下子给了朱潜龙四个耳光,“啪啪”的掌掴声中,明面上唐凤仪解了朱潜龙的危机,让矛盾冲突化解,我却听出了唐凤仪对朱潜龙的怨恨和不甘;后有亨德勒医生看到假扮服务生的李天然时,为了阻止这个养子刺杀根本一郎与朱潜龙,保住他的命,不惜跳上舞台在众人面前露屁股撒酒疯。

这一些屋檐下的故事就像屋内昏黄阴暗的基调一样,藏着各种权谋、暴力和算计。人物凭借各自实力,保护要保护的人,但可悲的是无论蓝青峰多么算计还是阻止不了“七七事变”,无论李天然多么努力也保护不了他的“爸爸们”。我突然明白接头暗号“C'est la vie”(法语“这就是生活”)的意思了——这哪里是生活呀,只是为了屋檐下的生存,接受现实的无奈罢了。

与屋内世界里明枪暗箭、刀光剑影不同,导演构建的屋顶上的世界却无比柔和明媚。正如主演彭于晏说的那样,“导演姜文把所有最正义、最干净的戏份都移到了屋顶上。那里不只有男女主角的感情,还有一群不愿与地上的世界同流合污的人”。所以十五年后从美国回来的李天然被赋予飞檐走壁的本领,镜头里出现的他常常在屋顶上奔跑,有时是自己一个人,有时是和裁缝关巧红:他穿着白色的雪地服在屋顶上追逐朱潜龙的车辆,伺机报仇;他穿上唐凤仪的薄纱睡衣在屋顶上裸奔,只为去见关巧红;关巧红让李天然在屋顶上抬手转圈,给他免费做大褂;李天然带着关巧红上钟楼顶看自己烧藏有鸦片的粮仓后升起的浓烟;关巧红跟着李天然在屋顶上奔跑,李天然在屋顶上聆听关巧红的鼓励。一个男人的成长,一种浪漫的爱情,都在窄窄的屋顶上展开,没有伦理的束缚,亦无关乎敌我争斗,只有善良的人在屋顶上无拘无束地活着……

屋下的生与檐上的活,两个多钟头的复仇故事,导演因为给“邪不压正”这一主题上包裹了家国天下和个人成长的外壳而变得丰富耐看起来。

艺谭往事

一部明星史 半部悲情传
——读《明星史记》

胡艳丽

清光绪年间,一位京剧名角,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地界的丰泰照相馆门口,扎着黄靠耍着大刀花,摄影师用手摇型的摄影机全神贯注地拍摄……这是司马路在《明星史记》中,为读者呈现的中国第一部电影的拍摄录制现场。这位京剧名角为谭鑫培,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演员;这位第一个吃螃蟹出资拍电影的人叫任庆泰,他们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帷幕。

在书中,擅长通俗历史写作的司马路,抛却了电影的种种艺术美学,从中国电影的起步讲起,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情感片、武侠片到艺术片,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北京、上海到香港,以明星的迭代更新为线索,将从清光绪年间到今天的知名影星进行了一次大盘点,讲述他们艺术之外的跌宕人生。

要说“史记”,自然要从源头说起。除了任庆泰这位将京剧翻拍成电影的中国电影开山鼻祖外,要说中国最早的电影导演,那是颇有传奇色彩。他是有生意不做、弃官不当的“戏评人”;因为他,某报刊还专门开了戏评版,聘他为副刊主编;而后他又走上了评而优则编、编导不分家的电影人之路。他,就是郑正秋,和任庆泰一样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中国最早的电影人。

他们更像是今天的创业者,拥有灵活的头脑、创新的精神、敢闯敢试的勇气,但不同的是,这两位创业者家底颇丰,不仅玩得起,也输得起,并无后顾之忧。

中国电影从懵懂中蹒跚学步,不断试错,到后来渐渐形成产业,造就一批明星人物,可谓是一波三折,其中的艰辛在本书中已被作者一笔带过,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曾处于各自时代风口浪尖的影星们的情感往事和绯闻八卦。

比如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最受追捧的四大女星:遭遇家暴逆袭成电影明星的王汉伦,卖身葬父而后突围的宣景琳,浓郁至极、艳丽至极的杨耐梅,以及被茶叶大王捧上天又被无情抛弃的电影皇后张织云,如今她们留在世间的除了一些八卦传闻外,所有的芳华、所塑造的角色都已化作烟尘。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第一个黄金期,此时上海成了“东方好莱坞”,一时间各种影片风起云涌,电影明星自然也上了“热搜”。在小报记者的推波助澜下,以胡蝶、阮玲玉、周璇为代表的一批电影明星成为时代的标志。美人如玉,回眸一笑百媚生,她们于乱世之中点亮了人们的眼睛,似是悲苦人间的一抹亮色,让人们暂时忘记了人间苦痛。

这些演员走上星路之后,暂时告别了衣食之忧,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化着精致的妆容,变换着穿各种各样的衣服,但她们风光之下,命运也是多舛。王人美与相爱的人因彼此的不理解而各奔东西;阮玲玉纵然曾经风头无二,却因年少时的错爱,而零落成泥;让世人念念不忘的金嗓子周璇也是情路坎坷……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而言,她们的苦,是天上之苦,不是人间的苦;她们的痛是天上之痛,不是人间的痛;她们的生死爱恋,都是神仙式的,没有土地的味道。她们为世人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麻痹神经,在乱世之中为人们提供谈资,提供精神慰藉,仿若人间太平,没有山河破碎。

乱世也好,盛世也罢,这世人总需要一些人、事、物来放松自己的神经,找个精神宣泄的出口。只是能够张弛有度的人,适当娱乐有益身心;而有些人过度娱乐,则在娱乐中让思维越来越浅薄化,也就是“娱乐至死”。

看着书中影视明星的传奇,你方唱罢我登场,仿佛一幕幕时代的投影,映射着一个时代的国民审美与价值取向。

一部《明星史记》,半部悲情传,不知读者能否在明星们的悲情以外读到更多的东西。不论是电影本身,还是明星艺人,他们所传递的价值和意义理应比悲情和娱乐更多。假如本书能更多地发掘中国电影从起步、发展,到在反映社会现实、追求艺术成就等方面所做的诸多尝试和探索,探讨走过的弯路和取得的成就,或许这部“史记”的份量会更重。